

【岁月如歌】

# 我的自行车情缘

卢嘉善

上个世纪60年代初,我上小学的时候,家里穷,买不起也买不到自行车,所有的跋涉都靠两只脚。特别是年关,为了把一年的污垢甚至秽气统统洗掉,须到15公里外的温泉美美地泡上一澡,这必然还是成帮结队,靠不大不小的脚板丈量山路。

1971年,我有幸踏进高中大门,得识一批远在边缘村庄的同学。可能怕常年奔波于家门校门受累,家长们通常会给这些孩子凑一辆自行车。记得我初学骑乘时,就是借一位马姓同学的破烂车子练习的。在他的指导下,用这样一辆大众化的,一轮粗胎一轮细胎的组合车,让我们很多人都掌握了要领。

毕业后回到村里,上山下地的路上,能蹭到马拉大车时,可是件很幸运的事情,大多还是肩荷锄镢靠步行。那时,个别富裕又有门路的家庭,已经可以用城里人刷下来的自行车代

步了,尽管我也学会了骑技,无奈家中还是难有闲钱购置,只好望“车”兴叹。

记得那年“五一”节,村里的一位老兄结婚,让我和一伙帮忙的朋友,用自行车到近20公里的地方驮媳妇。我借了好几辆自行车,管事的都说:“不行,太旧了,去带新媳妇怎么能用破车子,娘家客挑理怎么办?”听到这话我只好再想办法。那时,我的一位街坊老大哥在工会(也就是公社组织的搬运队)上班,因为工作积极,上级奖励了一辆自行车的购车票。他费了九牛二虎的经济力量,才把车子骑回家。刚接到去带媳妇的差事时,我就想去求他,可顾忌人家是一辆新车,没好意思开口,如今实在是没有办法,只好硬着头皮去找老哥。谁知人家连良没打,在单位里就让我把才买来不足半个月的新车骑走了。办完事情去还车,独自在家的老嫂子,围着车子转了好几个圈,我知道人家不割舍爱车,生怕有蹭了刮了的地方。看她心疼有了磨损的眼



神,我赶紧把婚礼上人家赏的几粒糖块拿出来,这才解了围。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,我在外地打工,驻地离厂区三四里路,来回上下班,是家住当地一位南下干部的子弟,也是我的胶东老乡,把自己的自行车让给我骑。六年后我回到故乡,参加了邮政投递工作,领到了崭新的绿架子自行车,这才有了一个又一个后来彻底属于自己的爱车,从此,与它们风雨相伴将近二十年。时下,置身于尘海车流中,自行车相对于快节奏的生活,

已经趋于落后,但我想,毕竟是一款节能生态,绿色环保,经济健身而泛古老神韵的近距离交通工具,对推动时代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,也有着永远不会消失的便捷功能,是不会被人们轻易抛弃的。退休在家的我,有事没事还是愿意骑着自行车,到周围的公园景区浏览,采风,但不管走到哪里,从没有忘记那些教我学车、借车助我的朋友。我知道,只有落后的交通工具和流逝的艰难岁月,没有落后的联谊理念和泯灭的感恩情愫。

【追忆逝者】

# 怀念老邵

于华

老邵的口碑挺好,不管是退休前还是退休后,大家一谈到老邵,都说他是个好人,即使老邵离开人世已整整九年时光了。

大家都说老邵很有毅力,每天晚上都会熬夜写文章。大家敬佩的是,他一个小学都没毕业的农家娃,肚子的那点“墨水”有限,却发表了百余万字的文学作品,收获了六次文学创作的奖项,还自费出版了七本书,最后成了中国作协山东分会的会员。老邵打小就务农握过锄,后来当兵扛过枪,转业后又捏过粉笔头,别人不晓得他是怎么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。但左邻右舍基本上每天晚上都会看到他窗口亮着的灯,映出一个埋头写作的身影,以至于后来原本挺拔的脊梁写得有点驼了背。老邵肯定是凭着一份执着,满怀憧憬握上了笔

杆子,累年累月像农民那样在方格子里艰辛劳作,耕耘着岁月,收获着命运。老邵作品里喜欢用“人毅”的笔名。如果没有执着,没有毅力,那是无法想象这个业余作家的生命之笔能一气写了四十多年!

大家都说老邵处理事很公道。他能讲很多大道理、小道理,有时候跟人家说话语气很粗鲁,但大家不介意,都说他“话糙理不糙”,这跟他打小生活的环境有关。老邵弟兄姊妹六个,后来都逐个成家立业了,妯娌媳妇多,难免有个家长里短磕磕碰碰的。都说“清官难断家务事”,他不信那一套。不管是娶进门的,还是嫁出去的,谁不孝敬父母谁不养活老人,给老人眼色看,一旦叫他知道了,他就当天赶回去,把兄弟姐妹召集在一张,钉是钉铆是铆地讲道理。“国有大臣,家有长子,俺说了算!孝顺老的事,天经地义,就照

俺说的那么办!”没人不听他的,因为他说的在理,一碗水端平。大家都说老邵很仗义,豪爽直率。他是县级干部,结交的朋友,里面有鸿儒,也有白丁。人家给他三瓜两枣的东西,他感谢,记在心里,惦念着找个机会再给人家还回去,有时候回赠的东西会是接收东西价值的一倍还要高。街门口的小商小贩都随意地跟他称兄道弟地打招呼。老邵下葬那天,有一位退休老工人闻讯从烟台市里赶过来,非要送最后一程。他跟老邵非亲非故,只是解释说文革时期老邵在烟台“支左”时曾接济过他一家,一直觉着是老感情!大家都说老邵烟瘾大酒瘾也大。与诸多胶东汉子豪爽和直率的个性一样,老邵很早地练就了酒量,熏出了烟瘾。他喝起酒来,总是一口一杯地“啜”,谁也看不出他心里是喜

事还是愁事,当然喜事全家都知道;抽起烟来,他一根续着一根,弄得满屋子乌烟瘴气,特别是在创作时,指间的烟卷似乎从来没有断过火。但恰恰是熬夜再加上烟酒缘故,老邵身体严重透支最后得了癌症。患病动了两次大手术,身体两侧造瘘来排便排尿,遭了很大的罪。癌病把他啃成了皮包骨头,还不到66周岁,他就撒手人寰了。为此他的家人都常常责难自己为什么不督促着他戒了烟,断了酒,停了笔?但家人都知道那是徒劳的事,因为谁都无法阻止他的一生所爱,无法羁绊他的精神脚步。大家所说的老邵,本名邵仁义,笔名邵人毅。他是我的老丈人,他给我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,让我敬仰崇拜,叫人受益终生。在我们的记忆里,九年前的老邵还是那么开朗豪爽,他依然鲜活着。

【母爱如水】

# 母亲的“老辈子说”

王维娟

小时候把母亲的唠叨当成耳边风,但因频率高,所以回音壁里有了些常用语。“从小看大”,这是母亲最早的唠叨,因为我的贪玩不听话,放学就没了影,害得劳作一天的母亲还要到处找我回家吃饭。母亲是个急脾气,唠叨如风贯耳,大意是要有规矩,去哪里晚回来要打招呼。虽然还是不见人影,但我在心里留影了母亲的话,听话的孩子要往家里报告行踪。小时候光知道疯玩,其实也很乏,养成习惯,饭后在圆盘(炕上吃饭)边一躺,枕着母亲盘着的腿呼呼睡得香,惹来母亲的唠叨:站有站相,坐有坐相,睡有睡相,老辈子说“饭后百步走,活到九十九”,饭后就睡觉,说归说。最深刻的一句当属母亲的那句“80岁也要学巧”。前几年流行钩织拖鞋,母亲也买来样子,学着做,全家人脚一双,邻居串门都艳羡地夸:你家的拖鞋真别致。父亲的《党员文摘》

和《老干部之家》都是母亲的学习刊物,每天上午收拾完家务,在沙发歇坐下,戴上老花镜,我们就知道母亲的学习时间到了。有时孩子们的书随手落在厕所,母亲也会拿去读读看看,不识的字用笔勾出,过后还集中解决——问问孩子。小时候我行我素,基本不把母亲的唠叨当成箴言铭记于心,现在身为人母,终于体会母亲的良苦用心,唠叨烘焙了我们的焦灼。如今已不知不觉的接过母亲的棒,把这唠叨经挂在嘴边教育女儿,而且前絮姥姥说,时间一长,女儿就会接下半句了。其实79岁的母亲没什么文化,只读了小学三年,但她却能将老辈子的说词融进家常生活中,教育孩子“人要脸树要皮”,“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”,鞭策孩子“人穷志不短”。母亲的唠叨,是求知不息的原动力。我是奔四的七零后,中坚一族,都说上老下小的夹缝实属不易,可我还是忙里偷闲的读点书,既愉悦心灵,又陶冶情操,是精神的伊甸园;既有



小来的银子,又拂拭风尘,这种与时俱进的境界当真要感谢母亲。

母亲的“老辈子说”很多,可惜我记的少,如今母亲

得了脑血栓失语,再也听不清母亲语重心长的“唠叨”了。而母亲拥有的那颗向上的心意,已耳濡目染渗透了我们的言行。

【家长里短】

## 论辈份

吕富苓

回老家上坟,我让孙女叫舅老爷、姨姥姥。孙女问:“不是老人都叫奶奶、姥姥吗?”是呀,论辈分是个很复杂的问题。在农村,同一姓氏的人是按辈分对待和称呼的,父母以上的为长辈,要尊敬;自己以下的为小辈,要爱护,这叫尊卑有序,扶老携幼。五服之内的亲家本当,按名字的范辈字可以很快就分辨出来。

像我范“富”字,和我同辈的人的名字,中间的字都应是“富”字,那就称呼哥哥姐姐弟弟妹妹。我去哈尔滨,在市场遇上老乡,是邻村的。他姥姥家是我的本家,他老爷范“善”字,和我爹同辈,那他就近亲切地叫我姐姐。

如果是亲戚家的,就得找个同辈的人做参照物,再上下论辈。比方到姥姥家,我和舅舅、姨姨家的孩子同辈,就按这些哥哥姐姐的辈分排,舅舅、舅老爷、老舅老爷,找到同辈人了,就好称呼了。

“街坊辈,乱较劲”,是说不是同姓本家的人,可以按年令、亲疏关系称呼。在小区里,孩子们除了奶奶就是阿姨。有的和奶奶是同事,60多岁的人,打扮得很年轻,孩子们很为难,不像奶奶像阿姨。

过去找对象得出五服(指不许一个爸妈、一个爷爷奶奶、一个老爷爷老奶奶、一个老老爷爷老奶奶、一个老老老爷爷老老奶奶生的孩子结婚),避免近亲结婚,影响后代,现在仍在遵循。两姨亲、姑舅亲也属近亲结婚,不利于优生优育,得避免。

现在同姓的人名字随便起,论辈分就难了。再说到处打工,小区的人来自五湖四海,只好论街坊辈了。

## 祭外公

狄卫红

傍晚时分落起雨来,雨声时强时弱,雷声忽远忽近,透过窗户看雨,有种人世悠远,飘渺不知所踪的感觉。索性什么都不做,就坐在窗前听雨,滴滴答答,清丽和温香交织在一起,恍若你在雨中徘徊。若我此时出去,会不会遇到你呢?真的遇到那就沿着小路一直走下去,不担心迷路,牵着你的手一直走到儿时熟悉的地方。纵然我深爱你,却终究是你爱我更多些。你燃起的清晨烟岚和种植在院墙上的芬芳,以及你用双手捧起的溪水和挑在锄头上的夕阳都离你而去,唯有我的心不曾离你半分。思念你的时候为之欣然,为之哀伤,我们已是分属两界,无论多么想你,终不能自由来去。冷雨敲窗,清泪横流,残风氤氲凄苦。一些诗笺,两处相隔,奈何聚首无路。看夜色已昏尽,安能解心苦?不忍顾,百日前,痛殇外祖。驾云鹤、魂魄遁飞何处?声啜唤不回,有心事、再与谁诉?阴阳两隔,剩空屋、痛不忍睹。盼重逢雨夜,依然音容如故。

### 征稿启事

“行走烟台”是本报针对烟台(含各县市区)本土文化、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。如果你生活在烟台,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,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,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,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、地址、联系电话,稿件一经采用,稿费从优。投稿热线:18653588630 投稿邮箱:xingzouyantai@126.com 投稿地址: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毛旭松收 邮编:264003